

附表二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「築夢計畫」計畫書

不停踩踏，串起矛盾之地

——從伊斯坦堡到耶路撒冷，直到日昇之處



姓名：張子午

預定期間： 2009 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

預定目的地：土耳其-敘利亞-黎巴嫩-約旦-以色列-埃及

## 一、計畫主題

全程用自己身體的力量，以最素樸的交通工具——自行車前進，從曾為東西兩大帝國（東羅馬帝國、鄂圖曼土耳其）首都的伊斯坦堡出發，沿著陸路，穿越邊境，直到人類文明三大宗教（猶太教、基督教、回教）的聖城耶路撒冷。

在翻山越嶺，進入一個個不知名小村、輝煌古城的過程中，最直接的接觸、觀察一路上土地、人民與文化的面容，紀錄下這塊通稱**黎凡特**（Levant，意為日昇之地）的古老大地在當下的變化、融合與衝突。

## 二、動機與目的

### 夢裡不知身是客

2007年6月到12月，從最酷熱的夏天到最寒冷的冬天，我騎著一台自行車，效法古代的旅行者，以一己身體的力量，穿越沙漠、河流、城市、高山、海岸，沿著陸路，通過8個國家的邊境（中國、哈薩克、俄羅斯、土耳其、希臘、義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），到達歐亞大陸的最西端——葡萄牙的羅卡角(Cabo de Rocha)。

「路的盡頭」是旅行之初最單純的目標，到了後來，彷彿覺得可以就這麼連續不斷的永遠移動下去，當我終於走到歐亞大陸的最西端時，頂著狂風，望向洶湧的大西洋，才恍然驚覺，我竟走了這麼遠，已經到了路的終點。歷經種種難以盡數的磨難與恩寵，我回望走過的路，一個個路上相遇人們的平凡面容，再次浮現眼前，我幾乎落下淚來。

方向與迷惑、孤獨與自由、美麗與猥瑣、希望與恐懼……在一個個看似極端的經驗中擺盪，回到故鄉台灣後，我仍久久無法適應固定在城市裡的生活，心神似乎跟不上肉體回家的速度，仍在外頭飄盪。大半相片檔案及日記在即將結束旅程之前，全數被竊，我只能藉由書寫，慢慢的招喚出一幕幕畫面，梳理出我的觀察、反思和記憶。

一個安靜的下午，年邁祖母特別從遠地來看我這個對她而言剛「歷劫歸來」的長孫，不時摸著我的細瘦的手臂，嘴裡叨念著「回來就好」、「平安回來就好」……並開始悠悠說起，當年她和我從未謀面的祖父，是如何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顛沛流離的跟在軍隊大後方，從這一個窮鄉僻壤逃難到另一處冷酷異境，靠著隨身的幾樣簡陋工具，在流浪中賣紅豆餅維生。

這些故事，我片片斷斷的都聽過了，只是就如日常生活的事物，一但距離接近時，總不以為意，只像是無關緊要的窻窠絮語，任其淹沒在我自為是的忙碌現實中。

但現在，結束了不斷向前的追尋，當我正慢慢「向後看」，紀錄下追尋的歷程、移動中反思、以及與異地的對話，才開始更深的自問，我從哪裡來？我的移動、漂流與追尋是爲了什麼？

我以如此艱苦的方式旅行，似乎觸動到祖母某部分的記憶，她重又提起那段顛沛的歲月，甚至說了更多細節：懷第一胎我的大姑媽時，跟滿車的阿兵哥與難民擠在車廂狹小的空間，挺著大肚子無法站也無法坐，火車在寒冬大雪中走走停停，就足足沒有移動的「蹲」在一角，整整一個禮拜……祖母說她「不知道是怎麼挺過來的」。歷經所有的未知、恐懼、孤獨，我在旅程中，時常也不斷發出這種喟嘆。但心中懷抱的，是多麼不同的初衷啊！

我想起祖母的身世，她是廣東揭陽縣的客家人，嫁給潮州人的祖父，最終跟隨國民黨軍隊落腳台灣，祖父在父親年幼的時候就因車禍意外身亡，跟那個時代許許多多刻苦的傳統婦女一樣，歷經所有不足外人道的艱辛，一手將四個小孩拉拔長大。

我和祖母，都在相似的年紀，走上未知的道路。我的出走，是爲了看見真實的風景與面容，而祖母，則是爲了生存。祖母是客家人，融合在台灣這個多元包容的移民社會中，我呢，我是什麼人？在廣大陌生的世界中，我是永恆的「客」人，在旁觀與融入之間、在善意與拒絕之間、在熱烈的情感與陌生的隔閡之間，我試圖以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眼睛、自己的身體，串連起充滿對立與衝突的世界。

### 對立何以存在？

世界充滿衝突與對立，它從來不是和諧的。小自家庭、大至國家，而我在上一趟的旅程中更是切切實實經驗到。當我沿著土耳其崎嶇的黑海海岸前進時，當地人無與倫比的善良、熱情與好客使我著實受寵若驚，適逢齋戒月期間，幾乎每一天我都被路上的男女老少邀請至家裡團聚共餐，每個村莊的居民都把我當成自己人，比家還像家。

而歐亞交界的伊斯坦堡，更是所有所經之地最令我震動的城市，東西兩大帝國留下的古老遺跡、波光粼粼的博斯普魯斯海峽、清真寺尖塔組成的天際線……整個城市的光影、聲音與氣味，混合著繁華、壯闊、凋敝、哀愁，種種相悖的元素，都神奇的結合在這個古老的都城。

而在我所經驗毫無保留的善良與熱誠背後，從歷史現實上看，土耳其卻有著極黑暗的一面，那就是一次大戰時，對鄰國亞美尼亞及現今境內庫德族的大屠殺與迫害。在愛國主義盛行的土耳其，大多數老百姓都是和政府沆瀣一氣，對大屠殺的

歷史與持續性的迫害予以否認，甚至合理化這樣的行爲。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土耳其最知名的小說家奧罕·帕慕克(Orhan Pamuk)長期以來則直言不諱的批評土耳其政府不願意面對歷史，還有持續迫害庫德族人的作爲，而招致愛國分子的強烈敵意，被政府告上法院，甚至還有死亡威脅。我曾經問接待我的土耳其人對帕慕克有何看法，他馬上用極難聽的髒話罵他，「不喜歡土耳其，就滾！」

這劇烈的矛盾一直到現在都仍常在我心中翻攪湧動，是什麼原因，對我一個外來者，他們可以毫無保留的幫助與接納，但對於就在近旁的鄰人，卻欲除之而後快？

## 日昇之處

而這也讓我想到耶路撒冷，這個同樣充滿矛盾的至聖之城。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至今難以調解的糾葛，每每是國際新聞的焦點。但台灣墮落的媒體生態，永遠繞著自己的肚臍眼打轉，想要更深入了解世界的民眾，只能依賴那聊勝於無的二手國際新聞翻譯。長期缺乏第一手對於不同世界的觀點，已經大大扼殺了台灣人的心胸與視野。

結束去年的旅程，在整理沿路的觀察、經驗與反思，寫作成書的過程中（預計2008年底完稿，2009年初由麥田出版社出版），使我更深信，有機會的話，或許我能跳脫媒體的桎梏，以些許的資源及一己的力量，深入不同的世界，帶回一些重要的訊息。

我興起了再一次上路的動力，用自己身體的力量啓程、抵達，在與一個個平凡人互動的過程中，尋找答案、獲得啓發。從伊斯坦堡到耶路撒冷，到開羅，這片地中海東部、亞洲西部的土地，位在東西方的交會處，不僅是宗教文明的發源地，也充滿衝突的痕跡。多元的種族、宗教、帝國、殖民者都在此留下深刻的刻痕，直到至今。

20世紀之前，歐洲人稱這裡成爲黎凡特，意爲日昇之處，因爲這裡對他們而言就是東方；21世紀的今天，當島內媒體持續盯著自己的肚臍眼時，我期望再次用自己腳步，打開世界的窗，向那日昇之處前行，在升起的陽光下，看見他人的真實生活、看見自己的位置。

僅將沿途的重點摘要如下：

從歐亞交界的**伊斯坦堡**出發——翻越土耳其民族的核心地帶**安那托利亞高**

原——至土國東南方庫德族聚居區，在與人們的相遇中，親自觀察他們在土國的處境，若情況許可，將繞至伊拉克北部庫德族自治區（目前的資訊是，該地情況平穩，開放外國人入境）——從土耳其過邊境至敘利亞，一直到曾經盛極一時的回教王朝都城大馬士革——過邊界至黎巴嫩首都貝魯特，曾被譽為中東的巴黎，經過多年戰火破壞後，正走在重建的路上，而國內基督教與回教徒的糾葛何時才能止息——過境至約旦，是此區域少數無明顯衝突的國家，在首都安曼見證現代中東都會化的一面——入以色列，造訪耶路撒冷，有機會的話，將申請進入巴勒斯坦人聚居的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，實地觀察以巴雙方的現實處境——過境至埃及，沿著尼羅河南下探訪這塊人類文明最古老的發源地，最後回到非洲最大城開羅，由此結束行程，返抵台灣。

此外，以自行車前行最大特點，就是會去到觀光客不可能抵達的一個個不知名的小鎮、村落，在那裡，能最緊密的與人發生互動，那是所有的教科書、旅遊指南、新聞報導、有目的的一般旅行……都看不到，也很難了解的東西：真實的人。

當我憑著自己的力量緩緩前行時，世界將不再是片斷的知識，或只憑臆測的既定印象，當我的汗水滴下，當我躺臥星空之下、土地之上，當我與途中的人們交換著單純的笑容時，我已從地圖中走出來，與這個世界、這片土地發生關係。

因著這個單純而深刻的理由，驅使我一再上路，尋找答案：關於衝突、關於和解、關於自由、關於壓迫、關於善、關於惡、關於太陽、關於星空……

### 三、實施方法

順利完成旅程後，預計將從書籍、雜誌、演講等媒介與國人分享更廣闊的世界觀，盼望自己能成爲一個觸媒，在現下雜亂的資訊社會裡，帶來一些真實的訊息。

#### 出書：

2007年的流浪者計畫出發前，即與麥田出版社簽約，將前次大旅行的經歷寫作成書，目前正在努力寫作中，預計明年初出版。而本次的寫作計畫，也已通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8 年第 2 期「文學類創作」補助的肯定。

若 2009 年此次的補助計畫成行，將會再次與出版社洽談出書事宜，由於已有合作經驗，並對本人深具信心，相信返國後，也將以此次的旅行爲主題出版成書，爲國人開啓更廣闊的國際觀察視野。

#### 報章雜誌曝光：

去年返國後，即有多家媒體及雜誌對我做過採訪，幾位記者都持續的關心我的動

態，若此次計畫成行，相信也會獲得同等的關注。而本人一直以來都在出版雜誌界工作，本身也是擔任採訪編輯，在自己工作的雜誌中(MOOK)，也能盡力對本計畫推廣、分享。

#### 演講分享：

雲門舞集近年都會在各大校園請歷屆流浪者做巡迴演講，本人預定會在明後年參與此一活動，若此次計畫成行，將可與雲門方面合作，在未來的演講中結合本次旅行計畫的經驗。

#### 四、期程表(詳列實施日期、地點、內容等)



藍色標記為主要城市，黃色標記需看當時情勢而定。

由於以自行車跨國移動的隨機性與變動性都相當大，此表暫時先從各國簽證允許日期內，概略估算停留的時間地點。

國家	路線	期程
土耳其	伊斯坦堡－阿克洽卡雷 (Akcakale)，若當時情勢許可，將繞到東南方的庫德族自治區（地圖中黃色座標）。	30 天(6/1~6/30)
敘利亞	阿克洽卡雷－大馬士革	25 天(7/1~7/26)
黎巴嫩	大馬士革－貝魯特	10 天(7/27~8/6)
約旦	貝魯特－安曼	25 天(8/7~9/1)
以色列	安曼－耶路撒冷，視情況造訪巴勒斯坦（約旦河西岸、加薩走廊）	29 天(9/2~9/30)
埃及	開羅－亞斯文，最後從開羅坐飛機返台。	31 天(10/1~10/31)
<b>總累計</b>		<b>120 天</b>

## 五、經費概算表。

用途	金額	附註
去程機票（台北－伊斯坦堡）	25,000 元	含托運自行車之超重行李費約 5,000 元
回程機票（開羅－台北）	25,000 元	含托運自行車之超重行李費約 5,000 元
食宿生活費(120 天*2,000 元)	240,000 元	
簽證費(6 國*2,000 元)	12,000 元	隨匯率不同略有增減
<b>總計</b>	<b>302,000 元</b>	單位均為新台幣

## 六、計畫可行性之評估

### 主觀因素（個人身心）：

騎著自行車在異國前行，最大的考驗當然是體力、適應能力及遇上不可測情形之反應力。我騎車旅行的經驗已超過 10 年，去年順利的橫貫歐亞大陸，遇到各種狀況都能安然應對，只有最後發生東西被竊事件，相信現在對我來講，世界上已沒有什麼地方是我騎車到不了的。早已習慣獨自刻苦前行，獨自面對、解決問題，宿在野地或偏僻旅館皆甘之如飴，自忖在個人因素上百分之百絕無問題。

### 客觀因素（外在條件）：

最實際的當然是簽證問題，以目前蒐集的資訊來看，要申請這幾個國家的簽證都尚稱便利，其中，敘利亞、約旦、埃及三國甚至開放在陸路邊境即刻申請、發放觀光簽證，效期皆能待一個月。土耳其簽證則可在台灣申辦，以色列及黎巴嫩簽證則可在台灣先辦好，或屆時在鄰國辦理。總歸來說，簽證問題不大，可順利橫跨國界。

一直以來，此處情勢經過新聞媒體的放大，可能會使許多人有安全上疑慮，但其實這幾處地點觀光業都非常盛行，且人民素以友善好客、注重凝聚的家族情感聞名，只要隨時注意當時資訊，避免去比較敏感的區域，旅程應都能順利進行。比較需要注意的區域為：庫德族自治區，及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，這幾處地方，將會在資訊完全掌握充分下才會前去。

而吊詭的是，這兩個區域所居著的，就是此區域，甚至全世界最被壓迫的兩個民族：庫德族與巴勒斯坦人，他們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國家。此趟行程，在情感上，我想我會特別關注這兩個民族的處境。

## 七、預期成效

我不敢說自己繼承了祖母刻苦、堅毅的客家人精神，但回溯客家先民不斷移動、遷徙的歷程，我隱隱的感到一股難以言傳的招喚、不可抑止的驅力，存在我身心內，關於移動、關於意欲了解世界、關於看見自己的位置……

有的流浪是一種選擇，實踐對它的想像。  
有的旅行是一種宿命，當他沒有故鄉。

先民的移動、旅行、流浪對我而言，是精神上的招喚與嚮往，但本質上，我是帶著生活在這個時代的脈絡與影響（及對其不滿），來跨出世界，連結起真實的相同與差異。

有沒有那麼一次，能真實、連續不斷地在這個世界上前進，就像古代的旅行者，用自己的步伐，在浩瀚無涯的沙漠與海洋中，獨自摸索方向。似乎有一種聲音，不斷呼喚你向前邁進，不斷向前行，不管遇到甚麼事，頭也不回的前進吧。

就像聽到某些音樂，你希望它永遠都不要停下。就像你不畏前方的陡峭山坡、荒涼草原還是烈日或暴雨，你的視線仍一逕向前，直視日落的方向。儘管強烈的光線沒有遮蔽鋪天蓋地而來，噴發的汗水不斷流進眼底，最後已分不清是汗還是淚……

騎著自行車旅行有時就像是拿著樂器的樂手或歌者，都努力使用著身體，以技巧或體能來駕馭樂器或奮力踩踏。剛開始技巧或體能不足時可能非常痛苦，一但克服障礙能隨意彈奏演唱自己的音樂後，音樂家與他的樂器合而為一，像是呼吸一般奏出音樂，是不是就像騎在自行車上穿越高山與海洋，世界的風景隨著你的移動而不停變化。

而自行車輪胎、踏板、各部機件不停轉動的聲音，它們的節奏與韻律，則幾乎是一首公路上的樂曲，旅行者調勻自己的呼吸，汗水被風吹乾，身體律動在廣闊的天地之間，他已經不是在「觀賞」風景，他和他緩緩前進的車已成為風景的一部分，這樣使用自己身體的力量讓我感到一種強大的連續與真實。

而我相信，將自己放逐在廣大陌生的土地，用自身的力量前進、抵達，不循著安全的機構、體制的規範、走馬看花的旅行模式，才能徹徹底底的親自接觸這個世界，才能真正在遙遠的地方，觀看他人，並依此標定自己的位置。

而我將帶回這些真實的訊息，盡力灌注到當下的台灣社會（如實施方法所述，以出書、媒體、演講等形式），期望能為我生存的土地帶來更豐富、更深刻、更有血有肉的精神內涵。